



源於奧運

李漢源

啟德體育園的建設為香港主辦足球盛事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就在今年暑假，英超的曼聯、利物浦、阿仙奴和意甲的AC米蘭等球隊相繼來港，加上下星期的沙特超級盃，以及早前中國香港足球代表隊對印度的亞洲盃外圍賽，這幾場賽事的入場人次加起來，相信會超過20萬，足球賽事的熱潮一浪接一浪，身為球迷很是幸福。足球作為全球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周邊的商機也隨之增加，球場內的紅海現象就是大部分球迷購買紅色球衣所造成的，周邊的飲食和交通也因為體育經濟而間接得益，相信如果國家男子足球隊與中國香港男子足球隊的足球實力能有所提升，未來在香港的足球賽事吸引力將會倍增。

筆者從熱愛足球開始，逐步進入體育傳媒行業，從觀看比賽到報道本地賽事，再到世界盃報道，經歷了1982年西班牙的24隊52場比賽到1998年法國的32隊64場比賽，而距離2026年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合辦的世界盃不到一年，賽制的最大改變是參賽隊伍由32隊增加到48隊，比賽場次也由64場增至104場。這次國際足協（FIFA）的改制雖然增加了參賽名額，讓更多隊伍能進入決賽周，但亦可能會影響比賽水平，初段賽事的吸引力會相對較低。此次世界盃將在16個城市舉行，其中兩個在加拿大、3個在墨



百家廊

朵拉

桐鄉有古鎮，世人皆知，其中最負盛名的便是烏鎮。烏鎮的名字，不僅流傳鄉里，更響徹四方。這座江南水鄉以其如畫的風光與深厚的歷史底蘊，吸引着無數遊人。

初到烏鎮時，導遊娓娓道來：原來名揚天下的水鄉最初並非烏鎮，而是周莊。1984年春，畫家陳逸飛來到周莊，創作了那幅膾炙人口的油畫《家鄉的回憶——雙橋》。畫作遠渡重洋，最終輾轉成為美國石油大亨哈默訪華時送予鄧小平的禮物。這段中西交匯的藝術旅程，為周莊贏得了無數注目。傳說這幅油畫被印製為聯合國首日封，雖然事實並非如此，但這並未削弱周莊的美名。

陳逸飛雖非周莊人，卻以畫筆賦予了水鄉詩意與靈魂。畫中雙橋之美感動了無數人，周莊因此名聞遐邇。為了銘記這份厚意，雙橋北側建起了「逸飛之家」，成為對這位畫家的永久致敬。

「周莊雙橋」讓江南水鄉走向國際，也為影視取景鋪就了新路徑。然而，當某次拍攝劇組因周莊的費用望而卻步時，他們轉向了烏鎮。烏鎮的建議令人莞爾：不僅分文不收，甚至提出只要在劇中提及「烏鎮」之名，便給予資助。於是，電視劇一經播出，劇中人物反覆提及「烏鎮」，一時間，這座小鎮的名字傳遍大江南北。

導遊的敘述雖或有誇張之嫌，卻頗具動人韻味。

烏鎮，位於浙江。對我而言似乎有些

香港足球時代

西哥，其餘11個在美國。儘管美國並非足球狂熱之地，但相信來自歐洲的觀賽球迷也不在少數，104場比賽吸引600多萬球迷並不困難，因為足球始終是全世界最吸引觀眾的體育項目。

一些球迷朋友已經開始計劃前往世界盃觀賽，許多人希望能在墨西哥觀戰並順道旅遊，這正是體育和旅遊產業的結合。因此，許多地區希望申辦大型體育項目，一方面增強自身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如果計劃得當，還能創造商機。

FIFA為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3個城市聯合舉辦的世界盃引入了一個新概念，允許每個城市的球場接受不與FIFA商業贊助衝突的商品，支持當地的世界盃賽事支出，每個城市上限可有10家當地商品企業贊助。美國在市場開發方面確實強大，許多地區主辦體育賽事可能會虧本，但美國卻能獲利。筆者認為，如果有機會，中國主辦世界盃也能獲利，因為市場大、球迷多。然而，中國要申辦世界盃，可能要等到2046年，因為據FIFA的輪替主辦規則，2030年將由歐洲的葡萄牙、西班牙和非洲的摩洛哥主辦，2034年是亞洲的沙特阿拉伯，因此中國需要依賴國足進入決賽周來吸引更多關注。雖然現時對比香港足球黃金年代仍相距甚遠，但現今香港足球的發展與盛事的舉辦，無疑將激發更多市民參與和支持，期待未來能迎來更美好的足球時代。



方寸不亂

方芳

粵西行，人傑地靈，想不到高州除了農業，還是教育重鎮，其中曹江鎮今年高考成績優異，2人考入北大，1人考入國防科技大學，研考4人考取博士，29人被錄取碩士，鄉鎮同感榮耀，望子弟以卓越成就，反哺桑梓。

曹江鎮出狀元也出廚師，有接近一成人口任職廚師，有的在香港飲食集團發展，也有在人民大會堂發揮所長。高州廚師輩出，這與曹江的「年例」飲食文化有關。

在粵西習俗，「年例」指大過年，即每年的正月初二起至2月底，各村各戶都有「遊神」和各種民俗表演，家家戶戶都有宴請親朋好友的習慣，不同村落的親友互相串門，「看年例」和「吃年例」，每戶主人都要為這些宴請絞盡腦汁，創新菜式，因此高州人廚藝大多有一手。

當地的飲食文化形成高涼菜系（高州古稱高涼郡），原汁原味，如鴨粥、豬膽粥、鹽焗雞、清蒸魚等都是餐桌上的佳餚，荔枝當造時，更少不了炭火荔枝木烤燒鵝。小吃方面，每餐都有「薯包乾」（音at），沸水與番薯粉拌開搓成粉坯蒸熟，乾餡有豬肉粒、花生、蝦米等，旅程中天天無「乾」不歡；還有一種香港人看來像「西多士」的豆餅角，此乃乾煎豆腐，金黃香脆，豆香軟滑，口感相當好。

農村旅遊日趨成熟，農業結合文化、娛樂元素，高州柏橋有荔枝博物館，在高涼墟內也有「高涼南山彩玉」展廳的藝術品可供欣賞，又有玉石首飾發售。玉石界稱高涼南山彩玉為「南粵瑰寶」，玉中新貴。彩玉特點是色彩豐富，紅、黃、白、黑、藍五彩斑斕，紋理天然成畫，有「玉中畫」的美譽。

首飾成品也相當吸引，玉質晶瑩剔透，堅硬而溫潤，硬度高於和田而略低於翡翠，溫潤度高於翡翠而稍遜和田，因為色彩獨領風騷，同行美女看中了白玉項鍊和黃玉項鍊，為求心頭愛，準備一戰到底把它買下，可惜當時沒有標價，唯有放棄。資深傳媒聯誼會理事長李啟文與參觀團團友均有同感，過往發展農村經濟，往往強調城市扶助農村，現在鄉村現代化建設，打造旅遊景點外，還大搞文創、民宿、農產品、飲食加工等配套，有了自己的能量，吸引城市人前往旅遊，美麗鄉村轉化成了美麗經濟，形成了城鄉共榮的局面。



●高涼南山彩玉《五棵樹一條魚》以農作物為主題的創作。作者供圖

倒影之夜

遙遠，卻曾兩度造訪。初次造訪，對它的印象停留在那些詩意化的描述裏，親眼目睹後，才發現現實中的烏鎮比想像中更為立體：不僅有夢中水鄉的柔美與幽靜，更有現代化的設施與熙熙攘攘的遊人。

我以為桐鄉的古鎮僅此一處，直到這次會議，陪同的學生Zoe告訴我，濮院不如烏鎮出名，卻也未被過度商業化。當地人說：「烏鎮是世界的，濮院是桐鄉自己的。」這句話令我心生期待。

晚餐後，Zoe帶我和一位美國作家出發前往濮院古鎮。夜色漸濃，車燈穿校在樹影間。司機提到，濮院佔地3,360畝，比烏鎮還要廣闊。昏黃燈光下，車子駛過「鳳棲梧桐」雕像的交通圈，道旁是兩排筆直的行道樹。忍不住問：「這是梧桐樹嗎？」

幸好有廣州友人曾聽過古琴演奏，且了解到古琴製作選用梧桐木。後來查閱資料，才發現梧桐自古便為神木，《詩經》中有「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句。鳳凰非梧桐不棲，象徵祥瑞與太平。一時間，我對這株樹產生了濃厚的嚮往。然而，司機搖頭答道：「這些全是水杉。」略為失望的我看着車窗外的景色愈發朦朧。下車後映入眼簾的是一塊寫着「嘉禾巨鎮」的牌匾，踏入古鎮，迎接我們的是一片流水燈影。波光粼粼中，橋的倒影在水中畫出圈圈漣漪，如夢似幻，讓人頓生《金剛經》所言「如夢幻泡影」的感悟。

濮院古鎮雖有新修的建築，但江南水鄉的韻味依然可感：小橋流水、燈籠街巷、寺廟古宅，還有現代氣息濃厚的咖啡館。雖未及烏鎮的盛名，卻在平靜中自有一種令人心動的質樸與悠然。

濮院雖為江南水鄉，卻因燈光點綴而顯得格外鮮活。夜幕降臨，我們徘徊於濮院的街巷，偶見一座關公廟。門雖已閉，莊嚴的寺廟建築在夜色中卻映襯出一片靜謐的藍空。

關公廟旁，是一座徽派風格的小樓，白牆黑瓦，素雅簡潔。建築雖然不算宏偉，卻讓人感受到一種莊重之美。透過緊閉的木窗，想像屋內的影影綽綽，彷彿古代的一段舊夢被定格在這裏。

濮院並未被過度開發，一些現代元素已然融入其中。尤其是沿街的咖啡館，裝修風格新穎現代，與周圍的古建築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反差讓人不禁思考，江南水鄉的未來，究竟該如何在商業化與文化傳承之間找到平衡？同去的美國作家頗有同感。我們緩緩走出濮院。一路上，水鄉的氣息似乎隨着夜風飄散開來。那種靜謐與清冷的氛圍，讓人心頭浮現出一種說不出的惆悵，卻又夾雜着幾分對古鎮生活的嚮往。

這趟濮院之行雖短暫，卻帶給我別樣的感受。如果說烏鎮是舞台中央的一位明星，那麼濮院更像是靜靜佇立在幕後的一位詩人。它的低調與內斂，反倒讓人久久難忘，成為江南一段溫柔的回憶。

風中一朵有趣的雲



琴台客聚

伍采采

3年前我隨朋友們第二次去平潭島的時候還是一個不沾葷腥的素食者。

平潭人很熱情，招待客人，幾乎滿桌全是珍貴的海鮮，有時桌上擺滿魚和肉，連一片青菜葉子都沒有。有一次好不容易吃上炒絲瓜，卻因為絲瓜性涼，我的胃裏空，吃了絲瓜，喝了酒，胃便痛得痙攣起來，悄悄躲進洗手間翻江倒海地嘔吐，吐出的全是綠色的汁液……那一刻我心裏充滿了委屈，再不覺得平潭是我的第二故鄉，只想趕緊回自己的故鄉去喝一碗暖胃的老火靚湯。

畫家林雲在第二天找到我們入住的貓頭墩民宿，帶去了很多我能吃的又好消化的素食，一下子把我的胃從水深火熱中救了起來。後來得知林雲是我們在廣州的共同好朋友子平兄的朋友，與她同為平潭人的子平兄又熱心又細心，記得我吃素，便囑託林雲照顧我，於是才有了林雲像女神般地帶着我能吃的食物從天而降。

再次去平潭島時應邀去了林雲的工作室。這才知道林雲是在平潭長大，早年嫁去台灣，後來帶着孩子回到平潭，用自己既是台灣媳婦，又是平潭女兒的優勢，成立了兩岸文化交流中心，擔任中心主任，十餘年來一

直堅持在做兩岸文創、美食、民宿等民間交流與融合作。

進了工作室，當然要看林雲的畫。我在藝術面前向來愚鈍，賞畫亦是出於本能的直觀，只覺得林雲的水墨畫筆力很是老到，簡淡之中又不乏厚重，她畫的枯荷裏會留下一抹溫暖的明艷，她畫的蒼茫的蘆葦叢會讓鳥兒的翅膀煽起生命的靈動……畫如此，林雲的字也出人意料，她的字亦是渾厚有力的，不似一個溫柔的女子的筆觸，比她的畫更多了幾分男性書法家的大氣。

林雲在她的工作室耐心地給我們泡茶，切水果，輕聲細語，又買來大家都愛的小吃，細緻地分給每一個人，令人在7月的炎熱裏如水一般感到清涼，而又心頭溫暖，如同她的畫。後來的幾天裏，林雲放下手裏的所有工作，幾乎每天都陪着我們在平潭島上瘋玩。林雲會在暴雨天帶着好吃的來找我們，一起在屋簷下聽雨喝茶；會冒着雨和我們到海邊去撿石頭，拍攝海浪，會領着我們在小漁村閒逛到天黑；會在她的手機跌落到礁石上摔碎後，仍覺得手機壞了的難過比不上和我們在一起瘋玩的快樂；會在快樂地瘋玩之後忘記自己帶在身旁一邊玩、一邊工作的手提電腦被遺忘在哪個角落……作為兩岸文化

交流中心主任的林雲是睿智、成熟而穩重的，作為畫家的林雲是靈氣十足的，和我們在一起瘋玩的林雲又是隨性而率真的。這次的平潭行，我們就這樣意外地發現了一個有趣的靈魂。

這個有趣的靈魂後來與我相認——因為我們的五官長得相似，更因為我們開心大笑時露出的牙齒都是罕有地向內翻着生長的，我們便認為對方是失散多年的姐妹。找到了「失散」的姐妹，我當然是「好了傷疤忘了疼」，平潭島在我心裏就又成了我的第二故鄉了。

我的第二故鄉由於風大，又被稱作「風島」。林雲常提醒我們要喊她的英文名Elaine，或是艾琳，可我仍然願意喚她林雲。因為，離開風島後，只要哼起「風中有朵雨做的雲」那熟悉的旋律，便會不自覺地想念林雲。



●作者與林雲（右）合影。作者供圖



七嘴八舌

小臻

聽到行內人講微短劇沒兩年前那麼火了，不再能輕易賺快錢了，很高興，因為對一些投機取巧噱頭式的、病態型故事為主題的製作沒好感，把觀眾拖到愈來愈膚淺的世界，把製作者誘惑到短視世界，眼見別人賺快錢，自己在是否該放棄拍攝長劇加入拍微短劇行列的矛盾中掙扎，個人主觀認定市場充斥這類劇是破壞影視正常發展的生態。大家可能覺得看劇是娛樂何須太認真，你又可知什麼叫潛移默化？這愈來愈不愛用頭腦的壞習慣形成後，又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糾正。如果以生活節奏快速、人們不喜歡追慢節奏的長劇為由，但為什麼城市人又喜歡到鄉村享受慢活？明白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新事物產生，刺激平淡生活，一個熱潮過去後便會有另一個熱潮降臨，期待下一個有內涵的熱潮出現。

和一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做電影推廣的宣傳人員聊天，他經歷過香港電影最輝煌的年代，看到目前香港電影行業的低迷慘淡很心痛。他認為除了客觀環境經濟不景，投資人愈來愈少，香港電影內容都很有問題，全都是賣黑暗面的、賣悲哀的、賣慘的故事。他形容

堅持才有希望

為病態電影，別忘記電影是夢工場，現實生活已經很大壓力了，你老是最灰暗的世界呈現給我看，太沉重了。花錢買不開心誰會做，而且票價不便宜。我覺得他講得也很有道理。

事實上，香港電影處在惡性循環，電影不賣錢，投資者不投太多錢，新導演多靠政府資助只能拍小品式作品，希望有奇跡票房大收。他們不少是學院派出身，有點誤區，以為反映社會黑暗面就是好電影，忘記了需要顧及市場不同類型的觀眾。

創作團隊該明白，編劇寫的劇本有沒有吸引力是決定作品能否成功的重要元素。編劇寫劇本時可留意一下，娛樂文化和藝術一樣都是影響人的情緒和心靈的，不要老是将黑暗面放大在觀眾面前，應將多點美好圖畫、希望之光帶給大眾。同時，希望從業者有一份堅持，維護自己行業的發展，記得有人講湯告魯斯就是堅持不會很快將自己的作品賣給網絡平台，絕不容許自己的電影很快就在網絡平台被看到。

想看他的新電影必須到電影院看，也是為戲院可以生存出分力。但只有湯告魯斯在堅持不夠，需要電影人每個環節、各個崗位一齊去克服現實困境，觀眾入戲院支持，才有希望。

漫畫壇中一奇夫

朋友送我一本從舊書攤揀來的《李凡夫漫畫作品回顧展》場刊，是曾在中文大學邵逸大堂舉行的一個展覽的小冊子，說是「逸夫凡夫」歷史性結緣的一次小紀念，向來喜歡人物傳記，場刊中談及畫家的文字就吸引了我。

水柿頭一樣圓實精靈的大眼「大官」固然趣致可愛，疑似新馬師曾的「何老大」性格也十分鮮明，可惜漫畫原載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今日讀者怕已不容易看得懂了。但是交情深厚的朋友對畫家的回憶寫來生動得如見其人，想像中大畫家也真是個極富童真的風趣人物。

李翁年輕時讀過一年美術學校，寫過堪稱為第一代不依大自然原來色彩的風景畫之後，忽然悟道一樣便不再繼續鑽研某些人眼中認為正規的美術，同時捨棄「德尊」原名，改以「凡夫」筆名為受壓迫的勞苦大眾鳴不平，寫起某些自以為「高端」人士看不起的漫畫，從此便開始了他傳奇的一生。

為尋找題材而深入市井不同階層，以真性情與不同行業的朋友打成一片，當真不脫身體力行的正義感。他為人樂觀開朗、平易近人，環境寬裕時最愛的美食依然是芽菜炒河粉，艱苦日子時仍與眾哼歌同樂，生活如



●形象奇趣的漫畫人物。

作者供圖

重走西貢抗戰遺蹟



欣有靈犀

王欣

上月底，隨着香港進入颱風季，「紅色足跡」宣傳片的拍攝也尋着抗戰遺蹟來到了西貢。一連幾日的暴雨，令大家對拍攝活動能否順利進行憂心忡忡，但在拍攝當日，我們卻迎來了難得的好天氣。

1942年2月3日，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西貢黃毛應村的玫瑰小堂內成立，在此後的3年間，黃毛應玫瑰小堂也成為港九獨立大隊重要的活動基地之一。「紅色足跡」西貢篇，特邀了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組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立法會議員李慧琼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召集人、立法會議員陳勇。陳勇告訴我們：「當年全村14位青年人裏面，就有6人參與了抗日游擊戰，村裏還有民兵、青年會、婦女會等群眾組織。」如今，當我們再訪黃毛應村玫瑰小堂時，小堂已被周邊新建的民居包圍，暴雨洗禮後的小堂在湛藍天空的映襯下，更顯潔白。80年前，小小的教堂內成立的港九獨立大隊抵抗日軍、保護人民安全，80年後，玫瑰小堂在村民的保護下享受着西貢獨有的寧靜，承載着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抗戰記憶。

隨後，我們來到西貢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由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老戰士及其

後代，和西貢的各界愛國愛港人士集資建立。港九獨立大隊老戰士張子燮之女、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理事張念斯說：「父親時常與老戰友聚在一起回憶當日抗戰的情境，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整個華南地區的抗戰環境裏都屬於孤懸敵後。」張念斯說：「在紀念碑籌建之初，父親在題寫碑文時，更是傾注了他個人諸多的情感，對犧牲戰友們無盡的思念。」紀念碑外形好似一把步槍，以挺拔、積極向上的身姿立於斬竹灣，而這把「步槍」，當年正是港九獨立大隊最有力的抗戰武器。雖然武器相對落後，但先輩們不懼犧牲，利用西貢的地形優勢一起去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攻擊。

最後，我們回到西貢碼頭。如今的西貢深受海外外遊客喜愛：海鮮街大排檔前門庭若市；破過洲成為「行山人」一定要打卡的《國家地理》「最美徒步路線」；還有西貢如玻璃般清澈透明的半月灣，讓西貢被美譽為「香港後花園」。正如李慧琼在採訪中提到，今時今日的和平與幸福，是經過先輩們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得到的。如今，當我們再次重走西貢抗戰遺蹟，更覺得今日的和平來之不易。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我們更應緬懷先烈，不能忘記他們為我們付出的鮮血與生命。